

老照片背后的童年记忆

编者按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。每个人的童年时光，都有值得玩味的细节，而透过老照片的回忆，一切是那样鲜活，仿佛就发生在昨日。在今年“六一”儿童节之际，海南周刊选取不同年代老照片的主人讲述当年的故事，拾掇一个年代的岁月痕迹。



1995年的王禾禾(右)。

难忘糖厂那段岁月 90后的旧时光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邓钰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95年，身着黄色背带裤、长袖T恤，脚踩塑料凉鞋的便是照片的主人王禾禾，他是原琼山市龙塘糖厂的一名职工子弟，旁边的人是他的童年玩伴。

“这张照片是我3岁时，由糖厂负责宣传的叔叔给我们拍的。照片的背景是龙塘糖厂职工之家，是厂区职工和家属们休闲娱乐，开展文化生活的地方。”王禾禾介绍，1992年年底，他在位于今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的龙塘糖厂出生。父母都是糖厂职工，王禾禾随他们在此生活，直到12岁搬家到海口市。计划经济时代，海南多以农场、茶厂、糖厂等形式发展生产，龙塘糖厂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。

“当时糖厂离龙塘镇约有2公里。过去通往镇上的路是实实在在的土路。路两旁是茂密的甘蔗地、木薯地，孩子们都不往镇上跑，父母上班时，就结伴在糖厂里玩。”王禾禾回忆，当时厂区主要都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，左右邻里相互认识，上班的父母也任由孩子们在厂区跑动。

龙塘糖厂厂区空旷，人却不多，办公楼、压榨车间、职工之家和宿舍楼是厂区的主要建筑。其中，压榨车间和办公楼是职工们工作的地方。

“我的父亲在车间上班，我总爱往那里跑。记忆中，在榨期，车间的烟囱呼呼地向外冒烟，有时是黑灰色，有时候是黄白色。”王禾禾介绍，当时车间实行24小时三班制。换班时烟囱会“呜呜”地叫，声音厚重、悠长。每次夜里烟囱一叫，我就知道当班的父亲要回家了。

“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职工之家，这是一栋5层的小楼，可以说童年大部分的消遣和娱乐就集中在这里了。”王禾禾介绍，职工之家里面设有很多文体活动区域，如乒乓球室、台球室、电视室、图书报刊阅览室等等，孩子们都可以使用。但在夏天，所有孩子都会格外期待一件事，巡游的“小马戏团”会来厂里表演。身着“奇装异服”的演员们身怀绝技，歌舞、耍猴、喷火、舞蛇等演出，总让大伙啧啧称奇。

后来，龙塘糖厂改制关停，童年的伙伴们陆续搬离。“我曾专程回到厂区看一看，建筑都已化为碎石破瓦，但无论我走到哪儿，走多远，都抹不掉这段记忆。”王禾禾说，他会将童年照片以及这份记忆永远珍藏。



1992年，徐晗溪的童年照。

跟爸爸去郑州「亚细亚」 80年后的童年记忆

文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1990年代初在河南有两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词——“中原之行哪里去——郑州亚细亚”“星期天哪里去——郑州亚细亚”。亚细亚是当时河南最有名的商场，在国营商店一统江湖的年代，亚细亚在老百姓茶余饭后有很多传说：亚细亚营业员的制服，上身类似军装设计搭配白色健美裤；河南长得俊俏的姑娘，都以在亚细亚上班为荣；亚细亚有类似国旗班的仪仗队，每天清晨在商场门口升国旗奏国歌，做队列表演……

“亚细亚还有电梯呢！”那时候我的出生地河南汝南县，电梯是个稀罕物，大多数人都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电梯，甚至2000年初，家乡有了第一家安装电梯的超市后，很多孩子以乘坐电梯为乐，商场里经常可以看到爷爷抱着孙子来来回回坐电梯。

因此，当得知父亲要去郑州出差时，我“一哭二闹三上吊”地央求着他带着我同行。那时我还没读小学，约摸三岁的样子，基本没出过远门，对亚细亚之行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

父亲没有直接到驻马店市坐火车，而是先在驻马店住一晚，次日上午才出发。当时住在驻马店市西园宾馆，那是当时当地最好的宾馆，据说还经常有外宾入住，孩子不懂住宿条件好坏，只是对西园宾馆里的一切感到新奇。因为当时我家住在县委家属院的筒子楼里，是双面楼，前后两间房，过道放着煤炉就算作是厨房，没有独立卫浴，一层楼只有一间公共厕所，不懂什么地板砖、木地板，看到西园宾馆铺着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里见过的地毯时，我不顾父亲劝阻，坚持不穿鞋袜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踱步。

等走累了去洗手



1981年，陈耿在老宅伙房前的留影。

此生的第一张照片 70后乡下孩子

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

我的第一张照片是在1981年拍摄的，每次从相册或电脑上看到它，当时的情境历历在目。

作为一名70后乡下孩子，小时候见过太多“走村”的老行当：卖冰棍的、卖猫屎糖的、理发的、收废品的……那时候这些人多是步行肩挑，极少有骑着28寸自行车来的。每每看到这些身影，小孩子们的快乐胜过看到远房亲戚带着礼物来时的欣喜，特别是卖猫屎糖的，给他一两分钱，他就剪下一小段粘性十足、粘有芝麻的糖条，那种香甜的味道，迄今难忘。

那些老行当，一个人往往能养活一家人。我的叔公无儿无女，他不懂农活，也没读过书，但对十六进制和十进制的换算了然于心，在新旧社会交替时期，走村串户，收购或以猫屎糖换破铜烂铁，除了养家糊口，还将我的二伯父送进了私立琼海中学（今海南中学）读书，然后读大学，分担了我爷爷6个孩子的抚养重担。叔公走的时候是1990年代初，二伯是今年4月走的，他们在世的时光都有80多年。

老行当中还有走村串乡拍照的，老家海口江东灵山就有一人，我记得他的村子就在我们村对面的后坡村，隔着一个名叫“挖肚痒”的田洋。因为他，我有了此生中的第一张黑白照。

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。我们家离海边不远，祖辈和父辈晒过盐、捕过鱼，也曾经“巡海”。所谓“巡海”，听起来很有气势，其实是沿着海岸捡拾海浪漂来的塑料等废品，然后等进村

再后来，2000年我大学毕业工作了，抽空便将家里所有的照片进行扫描处理，将它们“数字化”了，也包括我那张两寸的全身黑白照。



1977年的莫仁静(前排左一)。

这是一张于1977年在定安县定城镇拍摄的全家福，第一排左一的小女孩便是照片的主人莫仁静。

“1968年，我出生在定安县城，在这里生活、读书直至成年，在这里度过了宝贵的童年时光。”莫仁静说，这张照片是1977年农历春节到来前，父母专程带着3个孩子到县城的东风照相馆所拍摄的。

“父母共生养了5个孩子，我是家里的老大，那一年四弟和五妹都还没出生。照片里的第一排左边第一个就是我，旁边的两个孩子分别是三妹和二弟。”

当时，照相机的价格非常昂贵，几乎没有几个人拥有相机。定城里有两家比较大的照相馆，一家是东风照相馆，另一家是阳佳(音)照相馆。以1970年代定城镇的物价，一分钱可以买一截甘蔗或两颗糖果，在照相馆拍一张照片要三角钱。

“我们平时都不舍得拍照，只有重要日子才会去相馆照相。每年春节，父母就会带着一家人穿着新衣服到相馆拍全家福，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春节仪式。”莫仁静说，在拍这张全家福前，父母就专门带着我们去扯了新布料，找裁缝做新衣，参照当下最时兴的款式制作。“往常，我们只能将长辈或者哥哥、姐姐的衣服改小，再添几个补丁继续穿。每年只有这时候能穿上新衣服，所以我们都十分期待。”

1970年代，流行蓝灰色制服。这种制服乍一看很像红军服，上衣有4个口袋，版型宽松，无论男女款，都不注重腰身设计。当时，还流行一种叫做“的确良”的布料，用它制作的衬衫也非常时髦。谁要是穿上这两种衣服，走在路上，都要被路人多看几眼。

“拍照当天，我们在家里换上了‘红军服’和的确良精心装扮了许久才出发去拍照。”莫仁静回忆道。

如今，莫仁静一家人早已搬到海口生活。这张照片随着他们的生活轨迹，几经辗转，还是安然存放在旧相册里，静静地述说过去的故事。

童年时光·老照片

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，是照片的主人——符法(右二)和三位兄弟姐妹的合影。

“这是我大哥、我二姐，还有我弟弟。当时我才3岁，完全不记得当时拍摄的场景了。只知道这张照片是在琼海嘉积的照相馆拍的。”符法回忆，当时，他的父母在琼海嘉积中学当教师，虽然老家在文昌，但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在嘉积出生的。

“你看，我和弟弟穿着同一款衣服，由于我们只相差一岁，又经常穿同样的衣服，往往被人误认为是双胞胎。”符法指着照片中两个穿着同样款式吊带裤的孩子笑着说。

这张边角已经有些模糊的黑白老照片，其实是一张翻拍出来的照片，照片原件早已被岁月磨损。

“记得在1973年十四号强台风过后，我从风灾后一片狼藉的家中搜到了一本相册，从里面把这张照片‘抢救’了出来，一直小心保存着。”在1980年代，由于担心照片会褪色，符法将照片带到了照相馆将它翻拍下来，“我洗了好几张，赠送给兄弟姐妹和亲戚们留存纪念。”

如今，这张被细心保存下来的照片安静地躺在符法的家庭相册中，每到家庭聚会，他总会拿出来与亲友们分享，和兄弟姐妹们重温童年的回忆，也给下一代讲述当年的故事。

1957年，3岁的符法(右二)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在琼海嘉积的一家照相馆里，拍摄了这张照片。



从强台风中「抢救」出来 50后的童年照

文海南日报记者 符玉润